

长期位于以色列畅销书榜

20多年前，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暗杀了一名黎巴嫩间谍；20多年后，“死去”的黎巴嫩间谍的“复活”，给昔日的摩萨德特工带来杀身之祸……

# 摩萨德

[以色列] 乌里·阿德尔曼 / 著  
孙晓峰 / 译

# 的阴影

群众出版社

长期位于以色列畅销书榜



# 摩萨德

[以色列] 乌里·阿德尔曼 / 著  
孙晓峰 / 译

# 的阴影

群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摩萨德的阴影 / (以)阿德尔曼著; 孙晓峰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8  
ISBN 7-5014-3778-5

I. 摩… II. ①阿…②孙… III. 侦探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663 号

## 摩萨德的阴影

---

著 者: [以色列]乌里·阿德尔曼  
译 者: 孙晓峰  
责任编辑: 张 晔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http://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mailto: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59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778-5 / I · 1580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Acknowledgement (鸣谢):**

This project has been assisted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through Netafim. (Netafim, a world leader in irrigation systems, pioneered the concept of drip irrigation back in 1965, and is active in 112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since 1994. )

本书由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研究所通过耐特菲姆公司提供资助。(作为灌溉领域的佼佼者，耐特菲姆公司早在 1965 年便发明了滴水灌溉技术，其业绩遍布 112 个国家。1994 年耐特菲姆公司先进的灌溉技术被引进到中国。)

# 序幕

“判决如下，”法官拖着干巴巴的语调开始宣布。顿时，人们停止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整个审判厅里死一样的沉寂。律师轻轻用胳膊碰了一下尤瓦尔，两人站起身来。

法官咳了两下，清了清嗓子。所有的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下文，大厅里鸦雀无声。

“为使判决公正合理，本法庭经过认真考虑，反复权衡，”法官继续说道，“因为，我们面对的被告是一位曾经在军队受过嘉奖的退役军官，是一个离开部队才几个月的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他的行为不应与一般刑事犯罪相提并论，他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由于鲁莽和轻率……”

他妈的，律师心里骂道。他非常了解这个法官，



很清楚这样的开场白会有怎样的下文。他朝尤瓦尔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看对方是否也感觉到了情况不妙。

尤瓦尔什么也没有听到。他虽然目光朝向法官，而且定格在对方不断张合的嘴唇上，但从那张嘴里吐出的词语，却无法挤进他的大脑。就像在车祸发生后紧接着的那些日子里一样，他脑海里此刻翻腾的全是那天夜晚的情景。

雨点发疯似的敲击着汽车的挡风玻璃。尽管雨刷已开到最大档，视线却依然模糊，车内外漆黑一片。车灯在浓雾和暴雨的双重包裹下，射出的灯光奄奄一息，只能将夜幕撕开两团昏黄的小口。

“开慢一点。”坐在旁边的阿莫斯·沙德说。尤瓦尔满不在乎地一笑，“我闭着眼睛也认识这条道儿。”他回应了一句，心想，这点酒算什么，我只是有些兴奋罢了。他下意识地踩了一下油门，汽车顿时发出一阵咆哮，紧贴着右边的悬崖边向前冲去。他潇洒地摆弄着方向盘，似乎成竹在胸。还有一个星期就考完试了，然后就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和尼莉去加勒比海度假，那里是真正的天堂，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任身体随汽车大幅度左右摆动，毫不在意汽车轮胎压着公路边缘发出的刺耳摩擦声。

“尤瓦尔！”父亲发出严厉的吼叫，“你喝得太多了。”

“没关系。”尤瓦尔说道，“你知道，这点酒对我不算什么。”

阿莫斯·沙德愤愤地摇摇头。一年前，尤瓦尔面对着酒精测试仪也是这么大言不惭，那已是他第三次超速驾驶被警察拦住，测试仪的指针腾地窜到红色区域。结果他被吊扣驾照六个月和处以半年保外监禁，那以后他开车时总算有所收

敛。但现在是半夜三更，没有警察和雷达测速的制约，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东西可以让他松松脚下的油门了。

阿莫斯把手按在尤瓦尔的肩上。“停车，”他说道，“我来开。”

“爸爸，我真的……”尤瓦尔试图反驳，但他的话被打断了。

“停车。”阿莫斯重复道。

“好吧，”尤瓦尔不情愿地说道，“拐过下一个弯。”

这个弯他们永远没有拐过去。

不知是撞上了什么东西还是爆了一个车胎。刹那间他意识到：出事了。他猛打方向盘，但汽车毫无反应。凭借经验，他没有踩死刹车，而是试图用点刹的方式停下汽车。车速虽然降了下来，但轮子却脱离了方向盘的控制，带着汽车一下子向右拐去，冲向深谷。当尤瓦尔看见车灯发出的两道光柱射向了漆黑的天幕，四周的一切都开始旋转时，他明白一切都晚了。一声巨响之后，山谷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沉寂。

“……另一方面被告确实负有不可宽恕的责任。”法官继续宣读，“他的行为使他父亲丧失了生命，给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且对被告极为不利的是，法庭必须正视被告近几年来多次恶劣的交通不良记录，不能认定其为初犯。但是鉴于被告正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法庭对被告的宽恕请求也给予了充分考虑……”

尤瓦尔听到身后传来被抑制的抽泣声。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那声音是坐在他哥哥旁边的在竭力控制悲痛情绪的母亲发出的。就像小时候干了坏事，乞求伤心的妈妈宽恕一样，他在心里反复说，对不起，妈妈，请宽恕你的孩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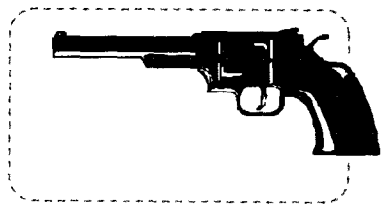
我不是有意的，妈妈，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法官摘下眼镜，直视着尤瓦尔，略微提高声调宣判道：“本庭判决被告 18 个月监禁，不得保释，同时对被告以前的不良行为追加处以六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尤瓦尔麻木地听着他身后发出一阵激烈的喧哗，一动不动。

律师在他的耳边说道：“这太荒唐了，我们上诉。”

尤瓦尔机械地点点头，他对上诉没有兴趣。他突然感到自己失去了对所有事情的兴趣。他累了，只想睡觉。





# 第一天

## ①

走出飞机机舱的我比登机时更觉疲惫。

12个小时前，我筋疲力尽地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登上了这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严重缺觉的我原本指望能在飞机上好好睡五六个小时，可事与愿违。

我身旁坐着一个喋喋不休的人，也不知整架飞机400个座位中为什么偏偏是倒霉的我挨上了他。他就像一台滚动播音的喇叭不知疲倦地发出噪声，自我介绍是弗吉尼亚一家杂志的记者，叫威廉姆·迈拉斯基，然后唾沫飞溅，一刻不停地向我讲述他对整个中东，特别是对以色列的看法，并表明对我们是多么敬



佩，虽然我们的对手也有这样或那样合理的理由。直到他发现飞机的另一端有一个熟人，才歉意十足地和我道别，并把名片塞到我手里，强调如果有一天我在弗吉尼亚遇到麻烦，务必第一个给他打电话。天哪！我和他！在弗吉尼亚？吃一顿吗？

我的耳根终于清净下来，我刚合上眼睛，尤瓦尔的事儿就浮现出来，让我难以入眠。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否该生他的气，为他担心。我想，这趟飞行全当是消磨时光，就为能回去狠狠揍他一顿。

我无奈地睁开眼，和旁边的飞行保安员聊了起来。没想到，我们以前曾经见过，他比我小几岁，过去和我同在安全部队受过训练。我们聊了一会儿共同熟悉的人、安全部队的生活和制度等等。

威廉姆·迈拉斯基，这个来自弗吉尼亚的讨厌鬼又回来坐到了我身边。没办法，我只好把目光投向前面的电影屏幕，上面正在播放一部讲述一个名叫安妮的美国女孩如何调皮捣蛋的影片。总的来讲，我不讨厌小孩儿，在纽约当助教的这两年，我已成了学生思想教育方面名副其实的专家。影片中的安妮实在是调皮得可爱，她脸上天真的微笑让谁也不忍心为了让她放规矩一点，去打她的小屁股。

一名空姐走过来请我系好安全带，飞行就要结束了。我向窗外看去，熟悉的海岸和摩天大楼扑面而来，狭长的柏油马路上只有少许缓慢向前移动的小点。我忽然意识到，这里是清晨，城市还没有苏醒。

飞机安全着陆了。为了表示庆祝，人们鼓掌并唱起别扭却每每如此的感恩歌。那块意欲提醒乘客已抵达本古里安机场，却写着“欢迎来到以色列”字样的巨大标牌则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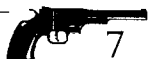
一个无精打采的海关女警察不停地咀嚼着口香糖，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章。我随着人流很快到了出关口，没有任何需报关的东西。在纽约我忙得四脚朝天，也没心情去逛免税商店，能赶上这班飞机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两个海关官员，一个年轻，一个已快到退休的年龄，他们用困乏的目光打量着我，懒洋洋地翻看了一下我的背包。年长的官员把我在纽约匆匆叠好的几件衬衣抖落开来，然后对我做了一个收拾好背包走人的手势。这时有一对年轻夫妇非常坦然地径直走向出口。刚对我放行的这位官员却用手势拦住了他们，指示他们把手推车停到边上打开箱子。我走出海关，还能听到那对夫妇正在为自己辩解，说他们不知道这两台摄像机还必须报关，这是两台总共才花了99美元99美分在第五街买的周末处理商品。

等候出租车的长蛇阵里我站在第一位。为了让出租车引导员确信我不是开玩笑，我不得不重复了三次我要去的目的地。好不容易等来一辆汽车，驾驶员一听我要去的地方，也不由做了个鬼脸。他耸耸肩，启动了奔驰车，把收音机调到《七点新闻》上。噢，纽约现在还是深夜，想到这一点，我马上舒展了一下身子，把手表摘下来，将指针调到7点。播音员报道了最新的政府危机，介绍了又一轮在塞浦路斯举行的中东和平谈判，预报明后几天将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全是无关痛痒的玩艺儿！

## ②

这座名叫德罗特的监狱看上去可不太像电影中监狱的样子。它的外表更容易使人联想到警备松懈的兵营，没有塔



楼，也见不到凶猛的警犬和荷枪实弹的哨兵。所有的警戒措施不外乎一个象征意义更浓的铁丝网、一个位于大门口的电动栏杆和旁边一间连栅栏也没有的小屋子。

小屋子里坐着一个肥头大耳，满脑门冒汗的警察。他一边读着报纸，一边在咖啡杯里浸泡饼干。听到我轻轻敲击窗户的声音，他不满地瞥了我一眼，哼了一声。我明白，我扰乱了他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

“今天不是接待日。”没等我开口，他就冷冰冰地冒出一句。

我把头伸进窗户，“我想……”

“明天下午1点到3点。”他说完又举起了报纸。

我掏出名片在他鼻子前晃晃，“我是律师。”

“我老婆的舅舅是医生。”

这倒使我颇感意外——一个监狱官员居然如此幽默。我长长吸了口气，说道：“我想见你们监狱长。”

“噢，确实该如此。”他用亲切的语调应答道，好像这正是他想提出的建议。

我用胳膊肘撑住窗台，严肃地瞪着他说道：“那么请您引见，立刻！”

“明天下午1点到3点。”他翻过一页报纸，摆出一副继续读报的架式。

“情况很急，”我说，“是关于尤瓦尔·沙德。”

胖警察一下子从椅子上蹦到地下，一大堆饼干屑从他的领口撒落到他隆起的大肚皮上。

“尤瓦尔·沙德？”他一惊，没等我回答，他已伸手抓起电话。



这座监狱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有别于普通监狱的特别拘留所，是针对没有危险性的罪犯而建的，如经济犯、偷漏税犯，程度相对较轻的过失犯罪者，以及诸如此类对社会不构成危险且处罚较轻的人。其中大部分人每天上午离开监狱去上班工作，晚上再回来。所有的牢房都不关闭，囚犯和监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以强制，而是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双方都自觉遵循这一原则。德罗特监狱是唯一一所进比出难的拘留所，也就是说从这里逃跑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对于那些试图逃离这里的罪犯最直接的惩罚就是立刻把他们移到普通监狱，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愿去冒这个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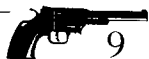
吉达尔·列文斯坦监狱长立刻破例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他的办公室虽小，但设施齐全——两张拼成“T”型的书桌，几把椅子和几样简单的木制家具。吉达尔·列文斯坦看上去将近 60 岁，特别像荧屏上经常出现的那个老气横秋的哈根大叔，只是高一些并略显驼背。他神态祥和，头发灰白，和其他缺少日晒的人一样，脸上的皮肤显得苍白并有些松弛。他请我坐下，接过我的名片仔细看过，然后目光落在我别在衬衣口袋上的写有“探视者”字样的牌子上。

“吉尔·沙德。”他终于开口说道，“您是律师，是为您兄弟的事儿吗？”

“是的，”我说，“我来看看尤瓦尔。”我努力使自己的语调平静自然，好像我只是偶然途经此地，顺便来看一下。

“我明白。”列文斯坦把名片放到桌上，没有再说什么。我能感觉到，他尚未决定是否向我讲述一下情况，而且对我的到来疑虑重重。

“我的时间很紧。”我字斟句酌地说，“我如果能马上



见到他，只需要几分钟……”

吉达尔·列文斯坦强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说道：“这恐怕没那么简单。”

“有什么问题吗？”

他朝我前倾了一下身体，近距离凝视着我，好像要观察我接下来的反应：“他逃走了。”

我心里一惊，差点失控叫出声，但脸上仍努力保持平静。

该死的！我在飞机上担心了一路的恰恰是这一点。我的弟弟简直就是个白痴。

“他什么时候失踪的？”我停顿了一下问道。20个小时之前他还我的录音电话上留言，准确的时间应该在这以后。这个白痴，难道就不能等我来吗？

列文斯坦用力揉揉他的太阳穴。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昨天上午尤瓦尔去上班，”列文斯坦像是自言自语，“他在拉安阿拿的一家木器厂工作，中午他要休息一会儿，反正没有什么反常迹象。”

“休息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我问。

“没有回来。”监狱长肯定道，“也没有打电话，什么消息也没有。”

“您认为他是逃跑了？”我轻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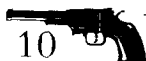
他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个盒子，“还有别的可能吗？”他反问道，“难道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

“或许他碰到什么意外……”

“是的，”监狱长疲倦地说，“那意外就是他逃跑了。”

“也可能有别的什么原因，您知道……”

“您听着，”列文斯坦虽然平庸，但绝非笨蛋一个，“我们在这里可以一直坐到明天，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讨论一



遍，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像尤瓦尔这样的模范囚犯决不可能在距刑满释放还有两星期的时候做出逃跑的决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开诚布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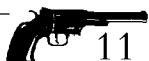
两个星期，我思考着，两星期后尤瓦尔就会刑满释放，到底这里出了什么事？见鬼！列文斯坦还在继续说着，但是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听进去，他的偏头痛似乎传染给了我。

“但是他确实逃了，就是这样。”列文斯坦结束了他的讲话，从手中的盒子里拿出一片镇痛药，略微迟疑了一下，又拿出一片来，“我无法理解你的兄弟，不知道他的脑子究竟在想什么。”他含着药片的嘴不停嘟哝着。当他朝饮水机方向转过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挺直的衬衣领上搭着一块用来擦汗的白手帕。我这才意识到屋里着实闷热难耐。列文斯坦看出了我的感受，苦笑着说道：“这里的空调通常只在冬天开。”他吞下药片，擦了一下嘴，“您听我说……”他又看了一下摆在他书桌上的我的名片，“您听我说，吉尔，您一定有办法帮助我们，帮助您的兄弟。我们俩都是为他好。您明白吗？”

我无奈地摇摇头。刚才那来得莫名其妙的头晕此刻忽然毫无先兆地变成了针刺般的头痛，就像无数个针尖在猛扎太阳穴。列文斯坦看了我一眼，把药递给了我。我从中取出两片，一口干吞下去。今天真是个糟糕的日子，我心里说。

### ③

出租车司机一看到我从监狱里出来便发动了汽车。我吩咐司机把车开到台尔阿维夫区的雷布兰特大街去。路上司机试图和我搭讪，而我毫无兴趣。我用车载电话拨通了沙卡利



亚·拉帕特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请求和龙·拉帕特律师通话。接电话的女秘书告诉我，龙·拉帕特正在和当事人谈话，待会儿才有时间，她问是否能为我做些什么。我让她记录下我的话：我已回国，你可以到我家来找我。放下电话，我把座椅靠背调成45度，闭上眼睛梳理思路。

事情是从昨天开始的。当我打开纽约皇后街区我住所的房门时，录音电话的指示灯正闪烁不停。头三个电话是我知道要来的：法律系的女秘书用愉快的声调通知我，我的停车证已经办下来了；法律系主任哈克教授希望和我谈谈准备开一门国际法课的事情；我在曼哈顿分部的一个同事请我回一个电话：“是关于您贷款方面的事情，沙德先生。”他的语气明显含有警告的成分，似乎马上有人就会掐断我的资金来源。

第四个电话是尤瓦尔打来的。

“我有点事情，”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来电显示上是他监狱里的公用电话号码，“我想，我要出去一趟。”

尤瓦尔只说了这么一句便挂了电话。

我把他的录音又放了两遍，想听明白他这句话的含义。

我感到情况不妙。

从一个囚犯嘴里说出这句话，显然不是好兆头。特别是当你身处地球的另一面，而这个囚犯又恰恰是你弟弟时，这句话就更让人心慌意乱。

我把磁带倒回去再听，连续听了三遍，希望能从背景声音里听出点线索，但一无所获。

我从笔记本当中找到德罗特监狱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电话接通后，还没等有人拿起话筒，我便挂了机。我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怕弄不好会使尤瓦尔的处境更困难。



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我除了狠狠咒骂尤瓦尔以外，什么也不能做。我最后一次听了录音，然后取出录音带，把里面的带子拉出来扯断扔掉，将另一盘新录音带放进电话录音盒里。

紧接着我给系里的女秘书打电话，告诉她我由于私人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几天，给哈克教授我也留了相同的电话录音，并保证会尽快把耽误的课程给学生们补上。做完这一切，我给自己冲了杯咖啡，拿起电话簿开始搜寻航空公司的号码。

四小时后，我已经坐在了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上。

#### ④

家和我上次回来时看起来完全一样。那次是在6个月前的寒假里。当时纽约正值严冬，冰天雪地，异常寒冷，我只好选择回到相对暖和一些的特拉维夫过冬，并和母亲，还有正在享受囚犯探亲假的尤瓦尔一起待了十来天。

我把所有的窗户和阳台上的遮阳板都打开，到客厅接好电话线给母亲打电话，没人接，我留了短短几句话。我不清楚母亲是否已经知道了她的小儿子从监狱逃走的事情，所以在电话留言中没提尤瓦尔。接着我把录音电话、电视机和音响的线接好，把热水器打开，然后朝厨房走去，准备接通冰箱的电源，整理了一下柜子和抽屉。我知道还得去采购几天用的食物和日用品，几天呢？这可真是个问题。

厨房里的一切依旧，洗碗池里落满灰尘，餐桌上倒扣着四把椅子。但这一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躺在地板上的一位年轻女子。

